

排水管中救出失联6天6夜的9岁男孩后续

“坚信爸爸妈妈在找我，我没放弃”

一名9岁的男孩，冬天被卡困在排水管6天6夜，140多个小时，最终坚持等来了救援（见本报1月12日8版《男孩失踪6天 民警排水管中将其找到》）。

“别说小娃儿，就算是成年人，能坚持下来，都是一种奇迹。”孩子找到后，不少市民发出感叹。

他是怎么走丢的，怎么会卡在排水管，特别是这6天是怎么坚持下来的？1月16日，记者见到了9岁男孩小明（化名），倾听这位坚强少年吐露心声。

负气离家 他想通过排水管抄近路被卡

1月16日，获救后的第5天，小明躺在病床上，上衣只穿了一半，右边胳膊露在外面，肩背部大片的擦伤让他没办法舒服平躺，“一躺就疼。”这些擦伤正在结痂。

外婆在照顾他，稍稍掀开被子露出孩子的双脚，可见多个脚趾尖上的淤血还未褪去，“还有些伤，好在娃儿现在精神还可以，吃饭什么的也在慢慢恢复正常。”比起前几日找不到孩子时的焦虑，现在的情况已经让家人欣慰多了。

外婆回忆，自己是1月5日晚上8点左右报的警。当晚，警察和邻居就开始寻找，鱼洞派出所迅速启动失踪失联工作机制，民警当夜拿着小明的照片挨家挨户走访。

但没有人见到失踪的孩子，附近摄像头的监控画面里，也未发现小明行踪。警方对小明家后山化粪池、水池等地方，一直搜索到第二天凌晨五六点，仍未见孩子踪迹。

孩子如同凭空消失一般，他到底在哪里？“我跑出来那天晚上，迷路了。”小明回忆，1月5日，因和外公吵架，自己负气出门，“当时很生气，就不想回家。”对于自己的不懂事，小明心存愧疚。

至于离家后的情形，小明对怎么跑到排水管的细节已记不清。他住在巴南区一个村里，附近多是田坎和土路，除了公路路牌，并无其他特别标识。

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下，天色越来越暗。当小明打算朝熟悉的地方走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迷路。“周围不熟悉，也找不到回去的路，只有乱走。”

小明回忆，天快黑时，他看到坡下有公路，于是打算到公路上去。坡上没有直达公路的小路，但小明发现了一处排水管，“我从上往下看，洞是通的。”他准备从这里抄近路下坡。

小明跳进管里，原以为会像玩滑梯一样顺利滑下坡。谁知，就在双脚刚滑出下方管口的位置，他被卡住了。下面的出口太小了，仅能通过双脚，身子却不行。

他尝试着用力往下钻，发现不行；又试着往上爬，也不行。他开始大声呼救，但渐渐就没了力气。“很累了，我就想先在那儿睡一觉，醒来再说。”此刻的小明，不知道自己的家人，还有警察和邻居，正心急如焚地寻找他，更不会料到自己在排水管里卡上6天6夜。

无力回应 他曾多次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

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上午。小明又一次想办法爬出排水管。过程中，手脚多处被划破。身上只穿了一套厚睡衣的小明，被管道壁磕碰出大大小小的



玩具之一。病床上，小明正在玩奥特曼玩具，这是他最喜欢的动漫

伤口和淤青，肩膀后方皮肤被擦掉一大块。

“我当时没哭，就一心想着爬出去。”累了，他就休息一下再尝试。

但管内直径小，管壁滑无处借力，接近6米高的排水管，让努力攀爬的小明，除了新增伤口，离上方管口的距离始终那样遥远。

排水管之外，搜寻一直在持续。小明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凌晨四点就出门继续寻找，扩大寻找范围、散发寻人启事、上网求助……为人父母的，面对自己的孩子走失，当然会拼尽全力、想尽办法去找！

与此同时，巴南区公安分局成立了专门的搜救工作组，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拐卖案件侦查支队支队长樊劲松也赶来支援，北碚刑侦支队8名专业民警则带着4只警犬在小明家附近开始搜山。

除了公安、消防等部门，巴南区蓝天救援队、民间救援队、志愿者等也纷纷加入搜寻队伍，人数最多时达上千人。

小明所在村子，家家户户基本沾亲带故，大家都放下家里的活儿出门寻找。小明年近七十的大外公外婆（尊称），也蹒跚着从早找到晚。

“小明！你在哪儿？”此后几天，小明家附近几公里，一直都能听到搜救人群的呼喊声。其实，搜救人员几次到过卡困小明的排水管附近。

“我听到好几次有人叫我的名字。”最开始，小明会在管中尽力呼喊拍打，但没有被人发现。后来因为又饿又困，即便听到也没有办法回应了。

外婆说，自己曾多次在排水管附近寻找呼救，但从来没有听到过孩子的声音。

家人的爱 让他坚信自己会被找到

精疲力竭的小明，困在排水管里，已没了时间概念。随后几天，白天黑夜的转换，在小明眼里，只是头顶管口处的光影变化。“有的时候会下点雨落下来。”但这些雨水，也只能稍稍打湿孩子的嘴唇，以及增加寒冷。

“我没放弃！”躺在病床上的小明，回忆起自己怎么熬过6天6夜时，声音提高了点，“我想家，想爸爸妈妈。”小明说，他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想爸爸妈妈、外婆和姐姐，想外婆和妈妈做的野菜馅锅贴饺子。

“我坚信爸爸妈妈在找我。”尽管是和家人吵架负气出门，但支撑他坚持下去的，仍然是家人日常给予他的爱。

和小明在排水管里没有放弃求生一样，外面的人也从未放弃寻找。拉网式排查一直在持续。1月11日一大早，巴南区公安分局联合鱼洞街道、花溪街道、莲花街道以及干湾村村民、新村村民等各方搜救力量，对整座云篆山北麓可能存在的洞穴、悬崖峭壁等此前搜寻的“盲区”继续拉网排查。

就在大家担心失踪多日的孩子是否已经发生不可挽回的悲剧时，转机来了。

第一个发现小明的，是鱼洞派出所辅警刘爽。当天，他和同事来到了排水管附近，那里平日人迹罕至，视力不错的他发现管口附近“似乎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快步下到排水管底部，刘爽发现，那是一双脚，小腿和脚掌露在排水渠外，鞋子已经挣脱，袜子、裤子也磨破了。

“孩子，听得到吗？不怕，警察叔叔来了！”他们一边呼喊一边赶紧脱下外套，将孩子双腿裹住，并呼叫支援。

被困6天后，小明终于重见光明。经过几天救治，各项身体指标日渐恢复，体重也慢慢增加。这几天，家人都陪在他身边与他聊天。外婆感觉，小明长大了不少，说话像大人。

“爸爸妈妈告诉我，很多人去找了我，外公外婆找我，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以及警察叔叔。”说到警察叔叔，小明回忆起自己被救出来时，看到了消防救援人员和民警的制服，和他梦想中的一模一样，“他们救我，保护我，长大了我也要保护别人，去救别人。”

结合医生的建议，目前，小明一家人正努力让孩子回归正常生活。



▲小明身上有多处擦伤。

记者手记>>

一个关于“坚韧”的故事

未经世事的9岁男孩经历牢笼一般的困境，度过成年人都难以想象的6天6夜，小明用勇敢和坚持，等到了大人永不放弃的救援。

这就是人类生命的力量，坚韧的精神力量。小明的坚韧，大人的坚韧，共同创造了这个奇迹。任何一个美丽的结局，都需要双向奔赴，都需要彼此坚持。

希望小明好起来，成为一名男子汉。希望小孩负气出走的事情，不再上演。也希望这则故事里展现的“坚韧”力量，能够传递。

（本组文/图 新重庆-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宋剑、石亨）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担当作为好支书

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东正社区党委书记程家群：

她让社区发展有“面子”有“里子”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1月16日，记者走进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东正社区，只见路面干净整洁、车辆有序停放、绿植疏密有致，各类文化涂鸦为社区增添诸多趣味。其中，一面名为“光阴的故事”的展示墙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展示着社区前后环境对比：一块块杂草地变成了运动场、小公园，破旧的水泥路变成了平坦的柏油路，老旧小区换上了“新衣”……

小小一面墙记录着东正社区的“前世今生”，也述说着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程家群13年的坚守与付出。

东正社区是重钢集团搬迁后遗留下的职工家属区，90%的房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环境脏乱差、基层治理无序。2010年，程家群担任东正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她面临的难题。

“首先得解决硬件配套问题，争足‘面子’才能提升群众幸福感。”程家群说，整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社区主要的收入来自于停车收费。但东正社区是老旧小区，因早年没有规划停车位，车主习惯将车辆随意停靠，甚至占用消防通道，成为社区治理的一大阻碍。

为解决乱停车问题，优化停车场并增强盈利能力，2018年，东正社区开始对停车场进行改造。“当时我找了区公安分局来帮忙确定摄像头的位置，区消防支队来指导消防通道设置，还请了三方公司来谋划如何整体改造。”程家群说，经过9个月的努力，停车场改造终于完成，根据居民停车需求规划了近230个停车位，并制定了收费明细。如今，社区畅通了，停车场每年产生的收益达60万元，比改造前增加了近20万元。

停车场的改造为小区整体环境改善奠定了基础。“辖区内的老旧小区一直没有专业物业来管理，基础设施十分老旧。”程家群说，每年社区收取的物业管理费约12万元，而每年支出约25万元，这样的收支差，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来接手。

2019年，程家群牵头成立物业服务站，建立了以自治物业管理委员会、自治物业管理小组和自治物业管理监事会为核心组织的社区物业架构。“社区的环境整治、配套建设以及后续管理由服务站负责，并发动居民自觉维护，共同治理。”程家群说，社区内的许多老旧房屋、废弃场地等在服务站建立后都得到改造利用，老小区有了新样子。

“2022年，东正社区成为大渡口区第一批开展老旧小区改造的社区，加速了社区的蜕变。”程家群说，如今社区环境好了，配套齐全，“面子”十足。

社区发展要有“面子”，也要有“里子”。“目前社区正在建设网格党群服务站，并筹备打造‘向阳花开·多彩未来’党建品牌，希望在社区形成一种‘向阳文化’，推动居民为自己的生活、为社区发展努力奋斗。”程家群说。

此外，针对老年人、少年儿童较多这一情况，程家群发起成立“家群社会工作室”，定期开展“家在东正、爱满老人”“梦想书屋”关爱儿童计划、儿童好习惯培养等社工服务项目，营造敬老爱幼的氛围，“让社区不仅好看，更要有爱”。

铜梁区双山镇寿桥村党支部书记戴霞：

发展产业助农增收 小山村变和美乡村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香椿苗又长出来了些，长得好这个春天能摘好几茬。”1月16日，铜梁双山镇寿桥村一块田地里，村党支部书记戴霞正在查看香椿长势，“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村里的香椿上市后市村集体能增收近10万元。”

8年前，28岁的戴霞主动放弃在城里的工作，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寿桥村，并于2019年7月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寿桥村地势低洼，三面环山，以前只有一条双宝（铜梁双山镇至大足宝顶镇）公路穿境而过，群众出行极为不便。

在任村党支部书记之前，戴霞就倡议并牵头组织7个村民小组92户群众，筹集35万元资金，修建了全村第一条水泥路。如今，寿桥村已修建公路20.6公里，实现了全村组组、户户通公路。

在基础设施不断改善过程中，戴霞又逐步组织村民，充分利用寿桥村阳光充足、土壤优质、天然水源充沛的优势，采取“大户+农户+集体”的模式，成立润桥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整合村民土地330亩推广优质水稻种植，实现水稻年产量190余吨、产值50余万元。

随后，戴霞又多方协调，将村里废弃了30余年的砖厂改造成200余平方米的乡村振兴车间用于大米加工，每年为村集体增收50余万元，带动20余名村民就业。

去年底，在双山镇党委领导“四下基层”调研中，戴霞提议在双山镇主导产业樱桃之外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增长点，并结合村民意见建议发展香椿产业。

双山镇还结合“四旁植树”项目，综合利用集体、大户和农户“四旁”空闲地栽植香椿6万余株，其中寿桥村就超过1万株。“相较于传统香椿，这种香椿品种更加优化，产量高、好管护，一个春天能摘5茬，适合劳动力较少的农村地区种植。”戴霞介绍，香椿的市场价格较高，根据采摘时间不同，价格在每斤20元至50元。

不仅如此，近年来寿桥村还陆续建成300亩蔬菜基地、20亩蔬菜大棚、50亩小水果基地，村集体纯收入每年增加4.5万元，集体经营性收入从2019年的4.9万元增加到2023年底的69万元。寿桥村从交通闭塞、发展落后的小山村，已蝶变为产业兴旺、环境宜人、生活舒适的和美乡村。

凡人微光 温暖山城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耀

1月12日，国网重庆秀山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主任瞿秀泉见到了13年前资助的学生陈桃英。“我对这个娃印象很深，今年25岁了，跟我女儿一样大，现在她也加入了我们爱心小组。”瞿秀泉像父亲一样跟陈桃英拉家常。当了解到陈桃英已经是一个学校的老师、也在资助困难学生时，他感到非常欣慰。

瞿秀泉是秀山阳光爱心小组发起人。19年来，他和身边同事、朋友以及当年的被资助者一起奉献爱心，资助困难学生。秀山阳光爱心小组成员也从创立之初的5人，发展到如今的300多人，成员不仅来自重庆本地，还有来自新疆、浙江、广东、山东等地的，筹措的助学资金已超55万元，资助了71名学生。

梦想缘起

用爱心资助填补中学时的遗憾

“我上初中时，班上有个同学成绩名列前茅，但因为家庭困难读不起书。当时我就想和同学们一起帮他，但最后也没能帮成。要是能帮上忙，他的人生也许会截然不同。”这件事，给瞿秀泉心里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1993年7月，高中毕业的瞿秀泉进入秀山县电力公司工作，负责抄表、检修，服务对象是山区居民。穿梭在山间，他目睹了当时山区的贫困状况。最让他难受的，是不少成绩优异的孩子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打工。

2005年，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瞿秀泉跟朋友说起自己的所见所感，并表示想帮助这些学生。这一想法，当即即得到了朋友的支持。随后，瞿秀泉和4名朋友发起成立了秀山阳光爱心小组。



（二）兄弟送去暖冬物资（资料图片）
（左一）陶孙翔（左二）陶孙波（右一）为受助者陶孙波（左一）陶孙翔（左二）兄弟送去暖冬物资（资料图片）
（受访者供图）

“爱心小组成立之初成员只有5个人，我们在QQ群里讨论资助学生的情况，还将财务收支公布在‘秀山在线’论坛上。”瞿秀泉说，他专门负责管理爱心基金账目和建立资助名册，每一笔善款都可以查询。

面对质疑

用真心和坚持获取信任

秀山阳光爱心小组逐渐有了名气，但也面对着不少质疑。“他们是真心为了帮助学生，还是为了出名？”“钱捐给爱心小组后，善款会怎么处理”……

“最开始别人还以为我是骗子，在捐助过程中，很多家长也对这种无缘无故的资助表示怀疑。”瞿秀泉说。

“2009年我曾经想资助一个叫文娇的女孩，却吃了闭门羹，她爷爷非常怀疑爱心小组的真实意图，甚至认为我们是人贩子。”瞿秀泉回忆称，最后还是找了文娇的一个叔叔，由亲戚来作证，才打消了文娇爷爷的疑虑。“后来老人家看到我们是真心帮助她孙女，对我们态度可好了，还到处宣传我们小组。”每个月，瞿秀泉会把生活费送到文娇家中，很多乡亲看到这一幕，也改变了对爱心小组的看法。

除了信任问题，爱心小组自身也面临不少问题。如团队成员都是兼职参与，时间和精力有限，有时候很难按时完成资助任务；根据学生的生活费用情况，资助金额从最初的200元到现在的500元不等，这笔支出对爱心小组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此外，有些学生家长偏远山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赶到。